

# “单身贵族”林和靖

在杭州西湖孤山公园内，有一处不起眼的墓地，为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之墓。林逋，谥和靖先生，又称林和靖，其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为千古传诵的名句。但林和靖的故事远不止于此，他是著名的隐士，醉心山水之间，且终身未婚，一生都没离开自己的心灵家园。

《宋史》用寥寥几笔记录林和靖的生平：“林逋，字君复，杭州钱塘人。少孤，力学，不为章句。性恬淡好古，弗趋荣利，家贫衣食不足，晏如也。初放游江、淮间，久之归杭州，结庐西湖之孤山，二十年足不及城市。真宗闻其名，赐粟帛，诏长吏岁时劳问……既卒，州为上闻，仁宗嗟悼，赐谥‘和靖先生’，赙粟帛。”

林和靖擅长诗文，如果想通过科举博取一个功名，应该不难。但他却以隐居为人生的常态，远离喧嚣与纷争，可谓“单身贵族”。而这种选择，或许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。用如今流行的心理人格观念来看，林和靖应是“I人”（内倾型人格）。

## 梅妻鹤子一叶舟

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普遍有“修齐治平”的宏愿，总想着“三不朽”（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）。有些读书人选择隐逸，仅仅是“行为艺术”，通过隐居吸引人们的关注与美誉，等到“身价”积累得差不多，或者遇到想辅佐的君主，再“出山”，进而平治天下。故而，隐入终南山等隐逸圣地，又有“终南捷径”之说，太多人通过这条捷径走上了仕途的“快车道”。

林和靖是真的对仕途不感兴趣，他对权力始终保持足够的冷感与警惕，甚至不想留名后世。林和靖写诗，无非是兴之所至，如同纯真孩童随意涂鸦，不是要靠诗文博取功名。纵然如此，还是有些人私下传播他的诗作，一些尊重他的文友，也会以唱和之名，来“发掘”他的诗才，如此一来，林和靖的诗作才能流传一二。

林和靖不仅不为金钱与权力而活，甚至也不在乎男女情爱，对尘世姻缘没半点留恋。当时的人也知道，林和靖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人称“梅妻鹤子”，若有人去山中拜访他，就让飞翔的仙鹤来通知他，正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言，“林逋隐居杭州孤山，常畜两鹤，纵之则飞入云霄，盘旋久之，复入笼中。逋常泛小艇，游西湖诸寺。有客至逋所居，则一童子出应门，延客坐，为开笼纵鹤。良久，逋必棹小船而归。盖尝以鹤飞为验也。”

这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，林和靖保持了一辈子，从他决心隐入山林的时候开始，就再没想过眷恋红尘，而到了临终之时，他也不愿让别人因为自己的故去而悲伤，甚至早早写好了遗言：“湖上青山对结庐，坟前修竹亦萧疏。茂陵他日求遗稿，犹喜曾无封禅书”。（《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》）在林和靖心中，不为皇帝歌功颂德，不为权力而趋炎附势，才能保持内心的淡然。哪怕在身后，世间的名利俱已灭失，他也毫不在乎。因为，在生前，他就已经抛弃功名利禄，忘却尘世烦恼了。

林和靖死后葬于杭州孤山，数百年后的景象，正如他诗作所言，是青山隐隐，绿水悠悠，而坟前竹木，时而繁茂，时而萧索。林和靖永远不会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榜样，但后人无法忘记他，对他充满了敬仰，哪怕不理解他的人，也不会在他隐逸的世界里高声言语，唯恐惊到与山水花木浑然一体的生灵。

自古以来，有才华的读书人很多，才华横溢者也大有人在，但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低调的做派，却不容易。林和靖大概就是那种读书人，不管外界是否洪波涌起，哪怕惊涛骇浪，他都沉浸在自己隐逸的世界里，既岿然不动，又淡然处之。他既不会跳入逐利的浪潮里，也不在乎外界看法，或许从他选择成为“单身贵族”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挣脱了世俗的评价体系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，不攀附什么，也不质疑什么，只是顺其自然，悠然度日。

林和靖留给后世的独身孤影，仿佛无际江水上的一叶扁舟，当人们在岸边呼喊时，他听不见，当人们爬到高处，对他指指点点时，他也不在乎。就这样，孤舟随风而行，泛起的涟漪随波而逝，直到走到人们视线的尽头，再也看不见它，仿佛它未曾来过。在利益纷争的世间，有太多人为了一点

蝇头小利，会打得头破血流，还有很多人志存高远，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小事上，去追寻所谓的“远方”，却在前行的歧路上来回徘徊，在纠结与烦恼中熬过一生。林和靖在很早的时候，就彻底看透了这些，随着年纪渐长，他更加通透了，甚至连执念都没有了。

古代品行高洁的读书人，或许对金钱没有执念，但很少有能放下对名的渴望。小人多重利，而君子多要名，在这方面，连很多著名的文人墨客都不能免俗。更何况，不少人还怀着治国安邦的心愿，渴望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将倾。只要入世，就难逃世俗的羁绊，而选择出世，又难以在现实中一展才华……林和靖却直接放弃了这些执念和纠结，选择了一种更加通透而自然的生活。

## 疏影横斜心自在

世人多知林和靖《山园小梅》一诗，“众芳摇落独暄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断魂。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尊。”然而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不过是他隐逸生活的一个普通瞬间罢了。林和靖若起了诗性，灵感流淌，便会随时吟出佳句。

有一次，望着窗外秋风萧瑟，黄叶纷飞，他不禁慨叹：“霏霏雨露拂西窗，绀帙披残卧缥缸。林木细分山去削，水波微动鹤丁桩。凉沉睡欲何妨纵，静壮诗魔未易降。搔首旧游堪入画，一樵如练下澄江。”此《秋怀》之诗，大概也是林和靖所处的生活环境吧，那些翩然入梦的风景，就像心灵深处的画卷，只在有缘人亲临之时，才会缓缓展开，与知音共鸣，与同道共赏。

四季更替，年复一年，又到了花木繁盛的时节。见到水畔春景，又想到漂泊于远方的人，他有些伤感地写下这首《点绛唇》：“金谷年年，乱生春色谁为主？余花落处，满地和烟雨。又是离歌，一阙长亭暮。王孙去。萋萋无数，南北东西路。”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山间草木葱郁，百鸟齐鸣，林和靖又提笔书写《初夏》一诗：“乳雀啾啾日气浓，雉来交影日重重。秧田百亩鹅黄大，横策溪村属老农。”

对那些浑身都有“刚猛”之气的读书人而言，或在热血澎湃的少年看来，林和靖的隐居与独身心理，有些过于消极避世了。但是，林和靖以隐逸著称，并没当大官，还能不被后世遗忘，显然不仅靠他为数不多的诗文。很多有强烈入世情怀的读书人，或许连自己都不愿承认，在自己入世“阳面”的背后，就是出世的“阴面”——当飞黄腾达之时，固然要“一朝看尽长安花”，但当陷入人生低谷，面对怀才不遇的窘境时，林和靖的隐逸世界，是否也是可贵的心灵栖息地呢？寄情于山水，泛舟于江湖，乃至隐居于山林，难道不是难得的生命体验？

只不过，囿于现实，很多人对林和靖的隐逸，只能是“心向往之”，人们向往隐逸与超脱，却不能脱离世俗的眼光，很少有人真做到抛弃尘世，遁入山林。这其中的心理机制耐人寻味。若以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来看，很多人认为自我实现的需求是高于身体、物质等需求的，没有功利需求做基础，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就是空中楼阁。但是，林和

靖可不这样，他直接绕过那些基础需求，直奔自我实现需求而去。山水之间的隐居生活，在天地之间畅然而惬意地活着，就足以让他满足了。若能有几位友人唱和诗文，则更令人满足。若没有同道之人，也不会焦虑，反正眼前的茂林修竹、梅妻鹤子，也足以舒心了。

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：“心灵的钟摆往返于理智与非理智之间，而不是正确与谬误之间”，他在《心理类型》一书中，也提出知觉、直觉、思维、情感四个元素，可以分列为内倾、外倾两类，共有八种心理类型。从林和靖的人生之路来看，他无疑是内倾的类型，而且他的隐逸人格并不是建立在缜密的逻辑分析与利益权衡之上的，更像是一种心声的自然流露，是骨子里的人格特质。因此，林和靖很可能是内倾直觉或内倾情感的心理类型。

这种强烈的内倾性，让林和靖把大量时间用于探索内在的精神世界。他心中的桃源圣地，容不得藏污纳垢，也不允许外人随意闯入。或许这会让林和靖显得特立独行，但他并不在乎，既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那就难免要承担相应的代价——不被多数人理解，不能获得世俗上的“成功”，又能怎样？高官厚禄，锦衣玉食，那都是眼前的浮云，烈风吹过，便不会留下什么。

林和靖深谙这些，才能安心隐逸，真可谓佛系的独身者，清心寡欲便是安，顺其自然就是福。文人墨客多醉心于桃花源，但也知道真实的桃花源并不存在，只能在心灵世界构建一个桃花源。或许是天生如此，林和靖并没有寻找桃花源的执念，因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桃花源便渐渐生成了。因为，真正的自由不是外界赋予的，而是一种内心的感受，与他人的看法无关。

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世间之事，大多如此。有人追逐权力，有人痴迷金钱，很多人摆脱不了名利的纠缠，也无法挣脱美色的诱惑。应当说，多数人都有很重的欲念，乃至被欲望驱使。但是，林和靖把自由看得最重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自由比生命都重要，生活的自由度直接关乎幸福度。只有真正实现了内心的自由，而不是依靠外界名利而获得的“自由”，他才能真的逍遥于物外，拥有真正恬然自得幸福生活。

不过，隐逸并不意味着冷漠，独身也不等于绝情。林和靖只是不愿被世间俗物干扰，却也会偶尔书写内心的一丝心绪，一点闲愁。在《黄家庄》一诗中，林和靖写道：“黄家庄畔一维舟，总是沿流好宿头。野兴几多寻竹径，风情些小上茶楼。遥村雨暗鸣寒碛，浅渚沙平下晚鸥。更有锦帆荒荡事，茫茫随分起诗愁。”

或许，正是因为长年的独身状态，才让林和靖原本就具备的内倾型的人格，变得愈发“向内转”了，向内在询问答案，而不是向外界表达诉求，让林和靖内心更加充盈了。外物在他的内心，化为各种奇妙的元素，与淡泊隐逸的心理一起，让隐居的世界更为纯然，更加明亮。

由于史料匮乏，我们并不清楚，林和靖在早年是否也有过难解的心结，但纵然有过，随着时光流逝，那些曾经的执念，昔日的浓情，终将渐渐消散，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，再也生不出一丝波澜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